

資治通鑑今註卷第六十二

司馬光編集
林瑞翰註

漢紀五十四 起柔兆困敦，盡著雍攝提格，凡三年。
(丙子至戊寅，西元一九六年至一九八年)。

孝獻皇帝丁

建安元年 西元一九六年

(一) 春，正月，癸酉(初七日)，大赦，改元。

(二) 董承、張楊欲以天子還雒陽，楊奉、李樂不欲，由是諸將更相疑貳。

(三) 二月，韓暹攻董承，承犇野王^①。韓暹屯聞喜，胡才、楊奉之塢鄉^②。胡才欲攻韓暹，上使人喻止之。

(四) 汝南、潁川黃巾何儀等，擁衆附袁術，曹操擊破之。

(五) 張楊使董承先繕脩雒陽宮，太僕趙岐爲承說劉表，使遣兵詣雒陽，助脩宮室，軍資委輸，前後不絕。夏，五月，丙寅(初二日)，帝遣使至楊奉、李樂、韓暹營，求送至雒陽，奉等從詔。六月，乙未(朔)，車駕幸聞喜。

(六) 袁術攻劉備，以爭徐州。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，自將拒術於盱眙^⑤、淮陰^⑥，相持經月，更有勝負。下邳相曹豹，陶謙故將也，與張飛相失，飛殺之，城中乖亂。袁術與呂布書，勸令襲下邳，許助以軍糧。布大喜，引軍水陸東下^⑦，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之，張飛敗走。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，備聞之，引還，比至下邳，兵潰。備收餘兵，東取廣陵，與袁術戰，又敗，屯於海西^⑧。〔考異〕蜀志備傳，於此云楊奉、韓暹寇徐、楊間，備邀擊，盡斬之。按暹、奉後與呂布同破袁術，於時未死也。備傳爲誤。饑餓困蹶^⑨，吏士相食，從事東海糜竺以家財助軍。備請降於布，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，乃召備，復以爲豫州刺史，與並勢擊術，使屯小沛^⑩，〔考異〕備傳云：「遣關羽守下邳。」此在布敗後，備傳誤也。布自稱徐州牧。布將河內郝萌夜攻布，布科頭^⑪袒衣走詣都督高順營，順卽嚴兵^⑫入府討之。萌敗走。比明，萌將曹性擊斬萌。

(七) 庚子(初六日)，楊奉、韓暹奉帝東還，張楊以糧迎道路。秋，七月甲子(朔)，車駕至雒陽，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(十四日)，大赦。八月辛丑(初八日)，幸南宮楊安殿。張楊以爲己功，故名其殿曰楊安。楊謂諸將曰：「天子當與天下共之。朝廷自有公卿、大臣，楊當出扞外難。」遂還野王。楊奉亦出屯梁^⑬，韓暹、董承並留宿衛。癸卯(初十日)以安國將軍張楊爲大司馬，楊奉爲車騎將軍，韓暹爲大將軍，領司隸校尉，皆假節

鉞。

是時宮室燒盡，百官披荆棘，依牆壁間；州郡各擁強兵，委輸不至。羣僚飢乏，尙書郎⑤以下，自出採稻⑥，或飢死牆壁間，或爲兵士所殺。

（八）袁術以讖言「代漢者當塗高」，自云名字應之⑦，又以袁氏出陳，爲舜後⑧，以黃代赤，德運之次⑨，遂有僭逆之謀。聞孫堅得傳國璽⑩，拘堅妻而奪之。及聞天子敗於曹陽⑪，乃會羣下議稱尊號，衆莫敢對。主簿閻象進曰：「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，積德累功，參分天下有其二，猶服事殷⑫。明公雖奕世克昌⑬，未若有周之盛；漢室雖微，未若殷紂之暴也。」術默然。

術聘處士張範，範不往，使其弟承謝之。術謂承曰：「孤以土地之廣，士民之衆，欲徵福齊桓，⑭擬迹高祖，何如？」承曰：「在德不在彊。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，雖由匹夫之資，而興霸王之功，不足爲難；若苟欲僭擬，干時而動，衆之所棄，誰能興之？」術不悅。

孫策聞之，與術書曰：「成湯討桀，稱有夏多罪；⑮武王伐紂，曰殷有重罰⑯。此二主者，雖有聖德，假使時無失道之過，無由逼而取也。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，徒以幼小脅

於疆臣，異於湯武之時也。且董卓貪淫驕陵，志無紀極，至於廢主自興，亦猶未也，而天下同心疾之，況效尤而甚焉者乎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，有夙成之德，天下雖未被其恩，咸歸心焉。使君五世相承，爲漢宰輔，榮寵之盛，莫與爲比。宜效忠守節，以報王室，則旦、奭之美，率土所望也。時人多惑圖緯之言，妄牽非類之文，苟以悅主爲美，不顧成敗之計，古今所慎，可不孰慮？忠言逆耳，駁議致憎，苟有益於尊明，無所敢辭。術始自以爲有淮南之衆，料策必與已合，及得其書，愁沮發疾。既不納其言，策遂與之絕。

（九）曹操在許，謀迎天子。衆以爲山東未定，韓暹、楊奉負功恣睢，未可卒制。

荀彧曰：「昔晉文公納周襄王，而諸侯景從；漢高祖爲義帝縞素，而天下歸心。自天子蒙塵，將軍首唱義兵，徒以山東擾亂，未遑遠赴。今變駕旋軫，東京榛蕪，義士有存本之思，兆民懷感舊之哀。誠因此時，奉主上以從人望，大順也；秉至公以服天下，大略也；扶弘義以致英俊，大德也。四方雖有逆節，其何能爲？韓暹、楊奉安足恤哉？若不時定，使豪傑生心，後雖爲慮，亦無及矣！」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子，董承等據險拒之，洪不得進。

〔考異〕魏志此事在正月，而荀彧傳迎天子在都維後，今從傳。

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

最彊而少黨援，作操書與奉曰：「吾與將軍聞名慕義，便推赤心。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，反之舊都，翼佐之功，超世無疇，何其休哉！方今羣凶猾夏，四海未寧，神器至重，事在維輔。必須衆賢以清王軌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。心腹四支，實相恃賴；一物不備，則有闕焉！將軍當爲內主，吾爲外援，今吾有糧，將軍有兵，有無相通，足以相濟，死生契闊，相與共之。」奉得書，喜悅，語諸將軍曰：「兗州諸軍，近在許耳！有兵有糧，國家所當依仰也。」遂共表操爲鎮東將軍，襲父爵費亭侯。

後，今從傳。

〔考異〕魏志在六月，而董昭傳在都維。

韓暹矜功專恣，董承患之，因潛召操，操乃將兵詣雒陽。既至，奏韓暹、張楊之罪，暹懼誅，單騎奔楊奉。帝以暹、楊有翼車駕之功，詔一切勿問。辛亥（十八日），以曹操領司隸校尉，錄尚書事。操於是誅尚書馮碩等三人，討有罪也；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，賞有功也；贈射聲校尉沮儁爲弘農太守，矜死節也。操引董昭並坐，問曰：「今孤來此，當施何計？」昭曰：「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，入朝天子，輔翼王室，此五霸之功也。此下諸將，人殊意異，未必服從。今留匡弼，事勢不便，惟有移駕幸許耳！然朝廷播越，新還舊京，遠近跂望，冀一朝獲安，今復徙駕，不厭衆心。夫行

非常之事，乃有非常之功，願將軍筭其多者。」操曰：「此孤本志也。楊奉近在梁，耳聞其兵精，得無爲孤累乎？」昭曰：「奉少黨援，心相憑結，鎮東、費亭之事，皆奉所定。宜時遣使，厚遺答謝，以安其意，說京都無糧，欲車駕暫幸魯陽，魯陽近許，轉運稍易，可無縣乏之憂。奉爲人勇而寡慮，必不見疑。比使往來，足以定計，奉何能爲累？」操曰：「善。」卽遣使詣奉。庚申（二十七日），車駕出轅轅而東，遂遷都許，己巳（八月庚午朔，無己巳，九月癸亥朔，己巳初七日），幸曹操營，以操爲大將軍，封武平侯。始立宗廟社稷於許。

（一〇）孫策將取會稽，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，處處屯聚。諸將欲先擊白虎等，策曰：「白虎等羣盜，非有大志，此成禽耳！」遂引兵渡浙江。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：「策善用兵，不如避之。」朗不從，發兵拒策於固陵。策數渡水戰，不能克。策叔父靜說策曰：「朗負阻城守，難可卒拔。查瀆南去此數十里，宜從彼據其內，所謂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者也。」策從之。夜多然火爲疑兵，分軍按查瀆道，襲高遷屯。朗大驚，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，策破昕等，斬之，朗遁走，虞翻追隨營護。朗浮海至東冶，策追擊，大破之，朗乃詣策降。策自領會稽太守，復命虞翻爲功曹，待以

交友之禮。策好游獵，翻諫曰：「明府喜輕出微行，從官不暇嚴，吏卒常苦之。夫君人者，不重則不威，故白龍魚服，困於豫且；白蛇自放，劉季害之，願少留意。」策曰：「君言是也。」然不能改。

(一一) 九月，司徒淳于嘉、太尉楊彪、司空張喜皆罷。

(一二) 車駕之東遷也，楊奉自梁欲邀之，不及。冬，十月，曹操征奉，奉南犇袁術，遂攻其梁屯，拔之。

(一三) 詔書下袁紹，責以地廣兵多，而專自樹黨，不聞勤王之師，但擅相討伐。紹上書深自陳懇，戊辰(十月癸巳朔，無戊辰)，以紹爲太尉，封鄴侯。紹恥班在曹操下，怒曰：「曹操當死數矣，我輒救存之，今乃挾天子以令我乎？」表辭不受。操懼，請以大將軍讓紹。

丙戌(十月癸巳朔，無丙戌，十一月壬戌朔，丙戌二十五日，按後漢書獻帝紀，在十一月丙戌)，以操爲司空，行車騎將軍事。操以荀彧爲侍中，守尙書令。操問彧以策謀之士，彧薦其從子蜀郡太守攸及潁川郭嘉。操徵攸爲尙書，與語，大悅，曰：「公達非常人也，吾得與之計事，天下當何憂哉？」以爲軍師。

初，郭嘉往見袁紹，紹甚敬禮之。居數十日，謂紹謀臣辛評、郭圖曰：「夫智者審於量主，故百全而功名可立。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。而不知用人之機。多端寡要，好謀無決，欲與共濟天下大難，定霸王之業，難矣！吾將更舉而求主，子盍去乎？」二人曰：「袁氏有恩德於天下，人多歸之。且今最強，去將何之？」嘉知其不寤，不復言，遂去之。操召見，與論天下事，喜曰：「使孤成大業者，必此人也。」嘉出，亦喜曰：「真吾主也。」操表嘉爲司空祭酒。

操以山陽滿寵爲許令。操從弟洪有賓客在許界，數犯法寵收治之，洪書報寵，寵不聽。洪以白操，操召許主者，寵知將欲原客，乃速殺之。操喜曰：「當事不當爾邪？」（一二）北海太守孔融，負其高氣，志在靖難，而才疎意廣，訖無成功，高談清教，盈溢官曹，辭氣溫雅，可玩而誦，論事考實，難可悉行；但能張磔網羅，而目理甚疎，造次能得人心，久久亦不願附也。其所任用，好奇取異，多剽輕小才，至於尊事名儒鄭玄，執子孫禮，易其鄉名曰鄭公鄉，及清儻之士左承祖、劉義遜等，皆備在座席而已，不與論政事，曰：「此民望，不可失也。」黃巾來寇，融戰敗，走保都昌。時袁、曹、公孫首尾相連，融兵弱糧寡，孤立一隅，不與相通。左承祖勸融宜自託強國

，融不聽而殺之，劉義遜棄去。青州刺史袁譚攻融，自春至夏，戰士所餘，纔數百人，流矢交集，而融猶隱几讀書，談笑自若。城夜陷，乃奔東山，妻子爲譚所虜。曹操與融有舊，徵爲將作大匠。

袁譚初至青州，境土自河而西，不過平原，譚北排田楷，東破孔融，威惠甚著。其後信任羣小，肆志奢淫，聲名遂衰。

(一三) 中平以來，天下亂離，民棄農業，諸軍竝起，率乏糧穀，無終歲之計。饑則寇掠，飽則棄餘。瓦解流離，無敵自破者，不可勝數。袁紹在河北，軍人仰食桑椹；袁術在江淮，取給蒲蠃；民多相食，州里蕭條。羽林監棗祇請建置屯田，曹操從之，以祇爲屯田都尉，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，募民屯田許下，得穀百萬斛。於是州郡例置田官，所在積穀，倉廩皆滿，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，遂能兼並羣雄，軍國之饒，起於祇而成於峻。

(一四) 袁術畏呂布爲己害，乃爲子求婚，布復許之。

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，備求救於布。諸將謂布曰：「將軍常欲殺劉備，今可假手於術。」布曰：「不然，術若破備，則北連泰山諸將，吾爲在術圍中，不得不救也。」

。」「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。靈等聞布至，皆歛兵而止。布屯沛城西南，遣鈴下^⑤請靈等，靈等亦請布，布往就之，與備共飲食。布謂靈等曰：「玄德^⑥，布弟也，爲諸君所困，布來救之。布性不喜合鬥，喜解鬥耳！」^⑦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，布彎弓顧曰：「諸君觀布射戟小支^⑧，中者當各解兵，不中可留決鬥。」布卽一發，正中戟支，靈等皆驚，言：「將軍天威也。」明日復歡會，然後各罷。

備合兵得萬餘人，布惡之，自出兵攻備，備敗走，歸曹操。操厚遇之，以爲豫州牧。或謂操曰：「備有英雄之志，今不早圖，後必爲患。」操以問郭嘉，嘉曰：「有是，然公起義兵，爲百姓除暴，推誠仗信，以招俊傑，猶懼其未也。今備有英雄名，以窮歸已而害之，是以害賢爲名也。如此，則智士將自疑，回心擇主，公誰與定天下乎？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，安危之機也，不可不察。」^{〔考異〕}傳子以爲程昱、郭嘉勸操殺備，今從魏書。操笑曰：「君得之矣。」遂益其兵，給糧食，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。

初，備在豫州舉陳郡袁渙爲茂才^⑨，渙爲呂布所留，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，渙不可，再三彊之，不許。布大怒，以兵脅渙，曰：「爲之則生，不爲則死。」渙顏色不變，笑而應之曰：「渙聞唯德可以辱人，不聞以罵。使彼固君子邪，且不耻將軍之言；彼誠小人

邪，將復將軍之意^⑤，則辱在此，不在於彼。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，猶今日之事將軍也，如一旦去此，復罵將軍，可乎？」布慚而止。

（一五）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，攻穰城^⑥，爲流矢所中，死。荊州官屬皆賀，劉表曰：「濟以窮來，主人無禮^⑦，至於交鋒，此非牧意。牧受弔，不受賀也。」使人納其衆，衆聞之，喜，皆歸心焉。濟族子建忠將軍繡代領其衆，屯宛。初，帝既出長安，宣威將軍賈詡上還印綬，往依段熲于華陰。詡素知名，爲熲軍所望，熲禮奉甚備。詡潛謀歸張繡，或曰：「熲待君厚矣！君去安之？」詡曰：「熲性多疑，有忌詡意。禮雖厚，不可恃久，將爲所圖^⑧。我去必喜，又望吾結大援於外，必厚吾妻子；繡無謀主，亦願得詡，則家與身必俱全矣。」詡遂往繡，執子孫禮。熲果善視其家。詡說繡附於劉表，繡從之。詡往見表，表以客禮待之。詡曰：「表，平世^⑨三公才也，不見事變，多疑無決，無能爲也。」

劉表愛民養士，從容自保，境內無事，關西、兗、豫學士歸之者以千數。表乃起立學校，講明經術，命故雅樂郎河南杜夔作雅樂^⑩，樂備，表欲庭觀之，夔曰：「今將軍號不爲天子，合樂而庭作之，無乃不可乎？」表乃止。

平原禰衡，少有才辯而尙氣剛傲，孔融薦之於曹操，衡罵辱操^⑤，操怒謂融曰：「禰衡豎子，孤殺之猶雀鼠耳，顧此人素有虛名，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。」乃送與劉表，表延禮以爲上賓。衡稱表之美盈口，而好譏貶其左右，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：「衡稱將軍之仁，西伯不過也；唯以爲不能斷，終不濟者，必由此也。」其言實指表短而非衡所言也。表由是怒，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，送衡與之，祖亦善待焉。後衡衆辱祖，祖殺之^⑥。

【註】

① 承莽野王：野王，張揚所屯。

② 塢鄉：胡三省曰：「郡國志，河南緱氏縣西南有塢聚。」緱氏縣故城在今河南省偃師縣南。按胡註，此塢聚卽塢鄉。

③ 盱眙：屬下邳國，故城在今安徽省盱眙縣東北。

④ 淮陰：屬下邳國，故城在今江蘇省淮陰縣南。

⑤ 引軍水陸東下：胡三省曰：「布去年奔備，蓋屯於下邳之西。」

⑥ 海西：前漢屬東海郡，後漢屬廣陵郡，故城在今江蘇省東海縣南。

⑦ 蹶：通蹶，迫蹶。

⑧ 小沛：李賢曰：「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，及得天下，改泗水爲沛郡，小沛卽沛縣。」故城在今江蘇省沛縣東。

⑨ 科頭：不冠露髻謂之科頭。王維詩云：「科頭冥踞長松下。」胡三省曰：「今江東人猶謂露髻爲科頭。」

⑩ 嚴兵：整飭軍隊。

⑪ 梁：屬河南郡，故城在今河南省臨汝縣西。

⑫ 尙書郎：漢制，尙書分曹，任曹

務者，謂之尙書郎，亦稱侍郎。後漢書百官志云：「尙書侍郎三十六人，四百石。」本注曰：「一曹有六人，主作文書起草。」按後漢分尙書爲六曹，故總爲三十六人。蔡質漢儀曰：「尙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，初上臺稱守尙書

郎中，歲滿稱尙書郎，三年稱侍郎。」

① 昭：昭與穆同，音呂，野禾曰穆。

② 自云名字應之：袁術字

公路。李賢曰：「術自以術及路皆是聲，故云應之。」

③ 袁氏出陳爲舜後：李賢曰：「陳大夫轅僂，袁氏

其後也。」

④ 以黃代赤，德運之次：五德相生，以土承火，得應運之次，黃象土，赤象火，故云以黃代赤

。⑤ 孫堅得傳國璽：事見卷五十九靈帝初平元年。

⑥ 天子敗於曹陽：事見上卷興平二年。

⑦ 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，積德累功，參分天下其二，猶服事殷：國語曰：「后稷勤周，十五代而王。」毛詩國風

序曰：「國君積行累功，以致辭位。」論語孔子曰：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猶服事殷。」

⑧ 奕世克昌：李賢

曰：「奕猶量也。詩云：『不顯奕代。』」又曰：「克昌厥後。」按賢注，奕世猶言累世。

⑨ 微福齊桓：微

福猶求福，言欲與齊桓比美。下擬迹爲微福之對文，意同。

⑩ 成湯討桀、稱有夏多罪：尙書湯誓曰：「

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。」

⑪ 武王伐紂，曰殷有重罰：史記周本紀：「武王徧告諸侯曰：『殷有重罪，不可

以不畢伐。』」

⑫ 驕陵：驕主陵上。

⑬ 紀極：終極。

⑭ 效尤而甚：左傳：「尤而效之，罪又

甚焉。」效尤，謂蹈襲他人之過誤。

⑮ 夙成：早慧。

⑯ 五世相承：李賢曰：「安生京，京生湯，

湯生逢，逢生術，凡五代。」

⑰ 且爽：周公旦，召公奭。

⑱ 孰：古熟字。

⑲ 忠言逆耳：史記

留侯世家張良曰：「忠言逆耳利於行，毒藥苦口利於病。」

⑳ 駁議致憎：李賢曰：「駁，駁也；議不同也

。」言執持異議，致生憎惡。

㉑ 許：屬潁川郡，獻帝徙都，改曰許昌。故城在今河南省許昌縣西南。

㉒ 恣睢：恣行暴戾。

㉓ 未可卒制：急切未可制服。卒，讀曰猝。

㉔ 晉文公納周襄王，而諸侯景從：晉

文公用狐偃言，納周襄王而定霸業，諸侯信服。顏師古曰：「景從，言如景之從形也。」景、影古通。

㉕

漢高祖爲義帝縞素，而天下歸心；事見卷九高祖二年。

②蒙塵：胡三省曰：「蒙，冒也，言播越在草莽，

蒙冒塵埃也。」

③旋軫：鄭玄曰：「軫，車後橫木也。」旋軫，猶曰回鑾。

④榛蕪：草木叢雜，喻

其荒涼。

⑤時定：及時定計。

⑥揚武中郎將：胡三省曰：「西漢有中郎將，東漢分置三署，虎賁、

羽林中郎將。建安之後，群雄兵爭，自相署置，始有名號中郎將。」名號，謂揚武之屬。

⑦猾夏：孔安國

曰：「猾，亂也；夏，華夏。」

⑧神器：文選法：「神器，帝位也。」

⑨支：同肢。

⑩內

主：言居中主政。

⑪契濶：毛萇曰：「契濶，勤苦也。」

⑫襲父爵費亭侯：胡三省曰：「操祖曹騰封

費亭侯，養子嵩襲爵，今以操襲嵩爵也。」按漢書地理志，沛郡鄭縣有費亭，帝王世紀曰：「曹騰封費亭侯，鄭

縣有費亭是也。」鄭縣，後漢屬沛國。

⑬翼：輔佐。

⑭誅尚書馮碩等三人：袁宏紀曰：「誅議郎侯

祈、尚書馮碩、侍中壺崇。」按壺崇後漢書獻帝紀作臺崇。惠棟曰：「按孫愐廣韻臺姓下云：『漢有侍中臺崇。』

又十六國春秋：『臺產字國初，上洛人，漢侍中臺崇之後。』作壺者非。」

⑮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爲列

侯：袁宏紀曰：「封衛將軍董承、輔國將軍伏完、侍中丁沖、种輯、尚書僕射鍾繇、尚書郭滂、御史中丞董芬、

彭城相劉艾、馮翊韓斌、東郡太守楊衆、議郎羅邵、伏德、趙蕤爲列侯。」錢大昕曰：「伏完襲父爵不其侯，當在

桓靈之世，豈待此時始封列侯？此史文之可疑者。竊意完但增加食戶，其子德別受列侯之封耳！」

⑯贈射

聲校尉沮儁爲弘農太守，矜死節也；沮儁死事見上卷興平二年。

⑰跋望：舉踵而望。詩河廣：「跋予望之。」

⑱筭其多者：言舉事有利有弊，惟筭其利多而弊少者行之。

⑲鎮東、費亭之事，皆奉所定：言操

得拜鎮東將軍，封費亭侯爵，皆出自奉意。

⑳魯陽：屬南陽郡，即今河南省魯山縣。

㉑縣乏：虛乏。

縣讀曰縣。

④轅轅：按後漢書郡國志，河南緱氏縣有轅轅關。臣瓚曰：「險道名，在縣東南。」國策秦策

張儀曰：「秦下兵三川，塞轅轅、緱氏之口。」元和志云：「山路險阻，凡十二曲，將去復還，故曰轅轅。」按關靈帝所置，在今河南省偃師縣東南。

故城在今河南省鹿邑縣西北。

⑤查瀆：一名祖瀆，水經注：「浙江東巡祖塘，謂之祖瀆，孫策襲王朗所從

出之道也。」其故址在今浙江省蕭山縣境。

⑥高遷屯：裴松之曰：「案今永興縣有高遷橋。」沈約曰：「

永興本漢餘暨縣，吳更名。」永興故城在今浙江省蕭山縣西。

⑦東冶：後漢書郡國志云：「會稽郡章安縣，

故冶，閩越地，光武更名。」按前漢書地理志，冶縣，屬會稽郡，顏師古曰：「本閩越地。」齊召南曰：「東越

傳，秦并天下，以其地爲閩中郡。漢五年，復立無諸爲閩越王，王閩中故地，都東冶，卽此冶縣。」是東冶卽前

漢之冶縣，後漢之章安，故城在今福建省閩侯縣東北冶山之麓。

⑧不暇嚴：無暇戒嚴爲之防衛。

不重則不威：不尊重則無威嚴。

⑨白龍魚服，困於豫且：張衡東京賦：「白龍魚服，見困豫且。」註引

說苑曰：「吳王欲從民飲酒，伍子胥諫曰：『不可。昔白龍下清冷之淵，化爲魚，漁者豫且射中其目。白龍上訴

，天帝曰：『當是之時，若安置而形？』白龍對曰：『我下清冷之淵，化爲魚。天帝曰：『魚固人之所射也，豫且何罪？

夫白龍，天帝貴畜也；豫且，宋國之賤臣也；白龍不化，豫且不射。今棄萬乘之位，而從布衣之士飲酒，臣恐其

有豫且之患矣。』王乃正。」

⑩白蛇自放，劉季害之：高祖斬白蛇，事見卷七秦二世元年。

⑪專自

樹黨：胡三省曰：「樹黨，謂以子譚爲青州刺史、際爲幽州刺史、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。」

⑫擅相討伐：

胡三省曰：「謂與公孫瓚相攻也。」

⑬愬：同訴。

⑭紹恥班在操下：後漢書袁紹傳：「時曹操自爲大

將軍，紹恥爲之下。」李賢曰：「太尉位在大將軍上。初，武帝以衛青征伐有功，以爲大將軍，欲尊寵之，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，其後霍光、王鳳等皆然；明帝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材，以爲驃騎大將軍，以王，故位公上；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，還遷大將軍，在公上以勳威者，不拘常例焉。」

省曰：「謂操自滎陽、汴水之敗，收兵從紹於河內，紹表爲東郡太守；呂布襲取兗州，紹復與操連和，欲令其遣家居鄴也。」

⑤蜀郡太守攸：攸既免董卓之禍，棄官歸，復辟公府，舉高弟，遷任城相，不行。以蜀漢險固，人民殷盛，乃求爲蜀郡太守，道絕，不得至，駐荊州。見魏志荀攸傳。

祭酒：魏志郭嘉傳作司空軍祭酒，此逸軍字。

⑥報：胡三省曰：「報，告也。前書霍顯曰：『少夫幸報我以事。』」

⑦許主者：許縣之主，謂許令滿寵。

⑧許主者：許縣之主，謂許令滿寵。

⑨造次：猶言倉卒。

⑩鄭公鄉：後漢書鄭玄傳：「孔融深敬於玄，屢履造門，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，曰：『昔齊置士鄉，越有君子軍，皆異賢之意也。鄭君好學，實懷明德。昔太史公、廷尉吳公、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，又南山四皓有園公、夏黃公，潛光隱耀，世加其高，皆悉稱公。」

然則公者，仁德之正號，不必三事、大夫也，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。」

⑪都昌：屬北海郡，故城在今山東昌邑縣西。

⑫隱几：李賢曰：「隱，憑也。莊子曰：『南郭子綦隱几而坐。』」

⑬東山：胡三省曰：「都昌縣之東山也。」

⑭北排田楷：排，排除。田楷，公孫瓚將，瓚署爲高州刺史，見卷六十初平二年。

⑮樞：桑實。

⑯蒲葦：蒲，水草，可食，詩韓奕：「其藪維何，維荀維蒲。」葦，通螺，海產，似蚌而小。

⑰羽林監乘祇：按後漢書百官志，羽林有左右監，秩各六百石，屬光祿勳。乘祇，祇名。潁川

文士傳云：「祇本好棘，先避難，易爲棘。」

④典農中郎將：魏志曰：「曹公置典農中郎將，秩二千石。」

⑤泰山諸將：謂臧霸、孫觀、吳敦、尹禮、昌稀等。

⑥鈴下：隨從護衛之卒，胡三省曰：「在鈴閣之下，有使令則擊鈴以呼之，故名。」

晉書羊祜傳：「鈴閣之下，侍衛者不過十數人。」漢官儀云：「太常駕四馬，主簿前車八乘，有鈴下、侍衛、辟本、五百等員。」

⑦玄德：劉備字。

⑧不喜合鬪，喜解鬪耳：胡

三省曰：「言不喜人之鬪，喜解人之鬪也。」

⑨戟小支：戟旁曲支。

⑩茂才：胡三省曰：「武帝元封

六年，詔州郡舉茂才。茂才即秀才也，避光武諱，史遂書爲茂才。」

⑪使彼固君子邪至將復將軍之意：胡

三省曰：「言布以書罵備，備君子邪，固不以罵爲恥；其小人邪，將復以書罵布也。」

⑫穰城：屬南陽郡，

即今河南省鄧縣。

⑬濟以窮來，主人無禮：胡三省曰：「言無効勞授館之禮也。」獻帝春秋云：「濟引衆入

荊州，賈詡隨之，歸劉表襄陽，城守不受，」濟以窮蹙歸表，表不受，故表自云無禮。」

⑭煨性多疑至將爲

所圖：胡三省曰：「詡既爲煨軍所望，則必爲煨所忌矣，久留則煨懼詡奪其軍，必將圖而殺之。」

⑮平世

：太平盛世。

⑯雅樂：漢書禮樂志：「漢興，樂家有制氏，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，但能紀其鏗鎗鼓舞

而不能言其義。」蔡邕曰：「漢樂四品，一曰太子樂，典郊廟、上陵、殿舉之樂，二曰周頌雅樂，典辟雍、饗射

、六宗、社稷之樂，三曰黃門鼓吹，天子所以宴樂群臣，四曰短簫簫歌，軍樂也。」法言吾子：「或問：『交五

聲十二律也，或雅或鄭何也？』曰：『中正則雅，多哇則鄭。』」注：「中正者，宮商溫雅也；多哇者，淫聲繁

越也。」按此，雅樂即古之正樂。

⑰衡罵辱操：操欲見衡，衡不肯往而數有恚言，操懷忿，召衡爲鼓吏

，故爲衡所辱罵。

⑱衡榮辱祖，祖殺之：胡三省曰：「操怒衡而送與表，猶以表爲寬和愛士，觀其能容與